

大學叢書

中國訓詁學概要

張世祿著

文通書局發行

張世祿著

大學叢書

中國訓詁學概要

文通書局發行

中華民國三十一年四月初版

大學叢書 中國訓詁學概要 一冊

每部戰時售價國幣拾元

著者 張世祿

本叢書主編者 馬宗霍

發行人 華門渠

印刷所 貴陽西郊華家山七號
文通書局

發行所 貴陽中華北路五七號
文通書局



本書係在貴陽印刷一切材料均由省外運來所需運費甚鉅而貴陽生活又復高漲成本因以增加現售價目包括運費在內本埠售價概不加成外埠函購郵局所需寄費實數增收

中國訓詁學概要目錄

第一章 訓詁學之意義	一
第二章 字體之演變與訓詁	二二
第三章 音讀之演變與訓詁	三三
第四章 字義本身之演變與訓詁	五六
第五章 語言之演變與訓詁	七六
第六章 訓詁之方法與術語	九四

附 錄

小學考訓詁類目錄	一〇九
----------	-----

中國訓詁學概要

第一章 訓詁學之意義

訓詁釋義 訓詁學者，釋明字義之學也。欲知訓詁學之意義，必先釋明訓詁二字。

說文：「訓，說教也。从言，川聲。」徐鍇繫傳：「訓者，順其意以訓之也。」段玉裁注：「說教者，說釋而教之，必順其理引伸之，凡順皆曰訓……。」錢坫附證：「廣雅：訓，順也。詩曰方其訓之，左傳作順之；洪範是訓是，史記作是順，順而教，故說釋也。」

訓順古字通，其本義爲教訓，訓導之訓，而教導必順其理以爲說釋，故又爲訓釋之訓也。

說文：「詁，訓，故言也。从言，古聲。」鈕樹玉校錄：「後漢書桓譚傳注及一切經音義卷二十二引作訓古言也」。蓋當連上讀，詁訓者，古言也」。段玉裁注：「故言者，十口所識前言也」。王玉樹拈字：「按詁通作故，爾雅釋詁音義：詁音古，又音故，樊光李巡

本作故。周南關雎故訓傳第一，陸德明云：「詁訓舊本多作故。」前漢藝文志詩經魯故二十五卷歸古注：「故者，通其指義也。今近本皆作詁，失古義矣。」

詁之本字爲古，亦通作故，謂古言也。古言須加以釋明，方能通其指義，故又爲訓詁之詁也，訓詁二字，對言義各有別。

爾雅釋詁釋文引張揖雜字說：「詁者，古今之異言也。訓者，謂字有意義也。」詩周南關雎詁訓傳疏：「詁者，古也，古今異言，通之使人知也。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漢書楊雄傳注：「訓者，釋所言之理也。」又「詁謂指義也」。廣雅釋詁四：「詁，古言也。」郭璞爾雅釋詁注謂「初、哉、首、基、肇、祖、元、胎、俶、落、權輿、始也」，「此所以釋古今之異言，通方俗之殊語」。

據此可知訓所以釋明所言之事理，詁所以通釋古今方國之異語，其欲明語文上之字義固相同，其所以釋明字義之方法則有異：訓之方法，重在確定義界，詁之方法則偏於通譯殊語也。然訓詁二字斷言有異，混言則往往無別。

春秋公羊經傳解詁釋文：「詁，訓也。」後漢書盧植傳注：「詁，事也，言解其事意」。

詩周南關雎故訓傳疏：「詁訓者，釋古今之異辭，辨物之形貌」。王筠說文句讀：「詁訓、句、謂詁訓同義也。爾雅釋詁訓，雖分兩篇，義實同也」。

爾雅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實依所釋語文之形式而分之。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詁下云：「按爾雅釋詁者，釋古言也；釋言者，釋方言也；釋訓者，釋雙聲疊韻連語及單辭，重辭與發聲助語之辭也」。郝懿行爾雅疏，釋詁第一：「此篇自始以下，終也以上，皆舉古言釋以今語，其間文字重複，展轉相通；蓋有諸家增益，用廣異聞」。釋詁第二：「言者，說文云：直言曰言，釋名云：言，宣也，宣也，宣彼此之意也。言與詁異，詁之爲言古也，博舉古人之語，而以今語釋之也。言之爲言衍也，約取常行之字，而以異義釋之也。言即字也，釋言即解字也。古以一字爲一言，此篇所釋，皆單文起義，多不過二三言，與釋詁之篇，動連十餘文而爲一義者，殊焉」。釋訓第三：「訓者，釋詁云：道也。道謂言說之。詁與言皆道也，不同者，詩關雎詁訓傳正義云：訓者，道也，道物之貌以告人也。故爾雅序篇云：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然則釋訓云者，多形容寫貌之詞，故重文疊字，累載於篇。

然亦不能強分也。

段玉裁說文注，詁下云：「爾雅析故訓言爲三，三而實一也，漢人傳註多稱故者，故即詁也。毛詩云，故訓傳者，故訓猶故言也。謂取故言爲傳也。取故言爲傳，是亦詁也，賈誼爲左氏傳訓故，訓故者，順釋其故言也。」

不特訓詁二字可以混言。即與傳，與注，與疏，與箋等，亦不能劃然得其分界。

易乾傳釋文：「傳，以傳述爲義」。公羊定元年傳：「主人問其讀而習其傳」；注：「傳爲訓詁」。漢書淮南安傳：「使爲離騷傳」，注：「謂解說之若今詩毛敍傳也。廣雅釋言：「注，疏也」，一切經音義六引字林：「註，解也」。禮記曲禮耳疏：「注者，即解書之名」。儀禮鄭氏注疏：「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詩鄭氏疏箋：「注者，著也，言爲之解說，使其義著明也」。又：「箋者，表也，識也，鄭以毛學審備，遵暢厥旨，所以表明毛意，記識其事，故特稱爲箋」。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疏下云：「漢書蘇武傳：數疏光過失，註，謂條錄之。杜周傳：疏爲令，注：謂分條也。楊雄傳：獨可抗疏，注：疏條其事而言之。廣雅釋詁二：識也。今注疏字亦以疏通分析爲義」。

蓋皆以釋明字義爲主。通常以爲經之不明乃有傳，經史百家之書不明乃有注，注之不明乃有疏，因傳可以讀經，因注可以讀古經古傳，又因疏可以釋古注，傳注疏三者雖其詳畧先後有殊，要皆以訓詁爲其主要之務，解說事理，通釋異言，以明語言文字上所載之內容而已。此外又有音義一類，謝啓昆撰小學考，敘次小學書籍，析爲訓詁，文字，聲韻，音義四類。

謝氏小學考序：「卷首恭錄敕撰，次訓詁，則續經義考爾雅類，而推廣於方言通俗文之屬也，次文字，則史篇說文之屬也。次聲韻，則聲類韻集之屬也。次音義，則訓讀經史百氏之書。訓詁、文字、聲韻者、體也、音義者、用也，體用具而後小學全焉」。

其謂音義乃訓讀經史百氏之書，亦即訓詁之務。由此可知訓詁學者，其體屬於語言文字學上之研究字義部分，其用，又集合語言文字學上一切研究所得以釋明各語各字之意義者也。

訓詁學之性質與範圍 吾國學者向以訓詁之學爲語言文字學中之一部分，而與形體，聲韻對立。

王應麟玉海：「爾雅出於漢世，正名物，講說資之；於是有訓詁之學。文字之興，隨世轉易，務趨便省，久後乃忘其本。三蒼之說，始志字法，而許慎作說文；於是有偏旁之學。」

五聲異律，清濁相生，而孫炎始作字音；於是有音韻之學。篆隸古文，爲體各異，秦漢以來，學者務極其能，於是有字書之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文字之學凡三：其一體製，謂點畫有縱橫曲直之殊。其二訓詁，謂稱謂有古今雅俗之異。其三音韻，謂呼吸有清濁高下之不同。論體製之書，說文之類是也。論訓詁之書，爾雅方言之類是也。論音韻之書，沈約四聲譜及西域反切之學是也。三者各自名家，其實皆小學之類」。丙午國粹學報章炳麟論語言文字之學：「自許叔重創作說文解字，專以字形爲主，而音韻訓詁屬焉。前乎此者，則有爾雅，小爾雅，方言；後乎此者，則有釋名廣雅，皆以雅詁爲主，而與字形無涉。釋名專以聲音爲訓，其他則否。又自李登作聲類章昭孫炎作反切。至陸法言乃有切韻之作，凡分二百六韻，今之廣韻就切韻增潤者；此皆以音爲主，而訓詁屬焉，其于字形畧不一道，合此三種乃成語言文字之學。此固非兒童佔畢所能盡者。然名爲小學則以襲用古稱，卽於指示；其實當名語言文字之學」。

實則所謂形書，音書，義書，惟以其著述之體例，各有偏重而言。

段玉裁廣雅注序：「三代小學之書多不傳，今之存者，形書，說文爲之首，玉篇已下次之。

。音書，廣韻爲之首，集韻已下次之，義書，爾雅爲之首，方言釋名廣雅已下次之。非謂專言其一而可廢其二也。蓋語言之用在以音表義，而文字之用又以形兼表音義。舍形與音固無以見義，舍義則形與音皆失其所依據。故形，音，義三者互相聯貫，缺一不可。

段玉裁廣雅注序：「小學有形，有音，有義，三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二；有古形，有今形，有古音，有今音，有古義，有今義，六者互相求，舉一可得其五。……聖人之制字，有義而後有音，有音而後有形。學者之考字，因形以得其音，因音以得其義」。王筠說文釋例敘：「夫文字之奧，無過形，音，義三端，而古人之造字也，正名百物，以義爲本，而音從之，於是乎有形。後人之識字也，由形以求其音，由音以考其義，而文字之說備」。由文字形體以識其語言，由語言以考其意義，是以字義之學，其本身爲語言文字學之一部分，而又爲語言文字學之終極目的。吾人考析形體，審辨音韻，要不外以明訓詁而已。許慎說文解字一書，兼賅形，音，義三者，而其要亦在明文字之本義，由本義以明引申義，假借義。

顧震福小學鈞沈續編自序：「小學之類有三：曰形，曰聲，曰義，賅此三者，惟許祭酒說文解字。」江沅段氏解字註後敘：「許書之要在明文字之本義而已；先生發明許書之要，

在善推許書每字之本義而已矣。經史百家假借，許書以說解石，不得不專言本義者也，本義明而後餘義明。引申之義亦明，假借之義亦明。」

蓋從文字形體上以推溯字原，即可得其原始制作之本義，又從音義類似之關係上以推求語根，亦可得其意義演變之由來。文字學上所謂字原之學與音原之學，無非以辨別各字之本義及其引申假借義而已。

高本漢中國語言學研究第四章：「中國文字每一字常含有多種意義，雖然都從一個普遍的基本觀念演變出來，可是繁複錯雜，很難辨別其演變的線索；但是這類字體常可以幫助我們進行，使我們看出何者爲原始的意義」。王國維爾雅草木蟲魚鳥獸釋例序沈子聲語曰：「文字有字原，有音原。字原之學，由許氏說文以上溯殷周古文止矣，自是以上，我輩不獲見也。音原之學，自漢魏以溯諸羣經爾雅止矣；自是以上，我輩尤不能知也。明乎此，則知文字之孰爲本義，孰爲引申假借義，蓋難言之」。

「字既有本義，而復有引申假借義者，大都與其字之音有關。

戴震論韻書中字義答秦尚書蕙田：「字書主於故訓，韻書主於音聲，然二者恒相因。音聲

有不隨故訓變者，則一音或數義；音聲有隨故訓而變者，則一字或數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義，則外此音義引伸，咸六書之假借。其例或競由聲出，如胡字，惟詩狠跋其胡，與者工記戈胡戟胡用本義。至於永受胡福，義同降爾遐福，則因胡遐一聲之轉，而胡亦從遐爲遠。胡不萬年，遐不眉壽，又因胡遐何一聲之轉，而胡遐皆從爲何。又如詩中曰，寧莫之知，曰胡寧忍予，曰，寧莫我聽，曰，寧丁我躬，曰，寧俾我遐，曰胡寧瘳我以旱。寧字之義，傳詩者失之。以傳語之法類推，寧之言乃也。凡故訓之失傳者，形之亦可因聲而知義矣。或聲同義別，如蜥易之易，借爲變易之易，象犀之象，借爲象形之象。或聲義各別，如戶關之關，爲關弓之關，燕燕之燕，爲燕國之燕。六書假借之法，舉例可推。

是以不明聲韻，不足以識假借，不知假借，即不可與讀古書。聲韻之學，與訓詁實不能分離者也。

朱駿聲說文通訓定聲：「叢脞參差，連綿而始宵其義。弟兄爾汝，依託而本無其文。取類多端，拘虛少悟。不知假借者，不可與讀古書；不明古音者，不足以識段借。」王念孫廣雅疏證序：「話訓之旨，本於聲音；故有聲同字異，聲近義同，雖或類聚羣分，實亦同條

共貫。……此之不痛，則有字別爲音，音別爲義；或望文虛造，而違古義，或墨守成訓，而尠會通，易簡之理既失，而大道多岐矣，今則就古音以求古義，引伸觸類，不限形體」

。王引之經籍纂詁序：「夫訓詁之旨，本於聲音，揆厥所由，實同條貫。……」

蓋從文字之音義上以通其語言，從語言以通其心志，此讀書不易之法也。

戴震爾雅註疏箋補序：「夫今人讀書，尙未識字，輒目故訓之學不足爲，其完也文字之鮮能通，妄謂通其語言；語言之鮮能通，妄謂通其心志，而曰傳合不謬，吾不敢知也」。

書中往往有兩字或數字連合成一語者，不明文字假借之例，不從語言上辨識其成語，則望文生義，翻翻穿鑿，在在而有。

王念孫讀書雜誌漢書第十六：「凡連語之字，皆上下同義，不可分訓，說者望文生義，往往穿鑿而失其本指。如訓流馳則曰無有差次，不得流行；矯虔，則曰，矯稱上命，以貨賄爲固；或曰，稱詐爲矯，強取爲虔；奔蹏，則曰，乘之即奔，立則蹏人……凡若此者，皆取同義之字，而疆爲區別，求之愈深，失之愈遠，所謂大道以多歧亡羊者也」。王氏廣雅疏證卷六上，「躊躇，猶豫也」條下云：「夫雙聲之字，因聲以見義，不求諸聲而求諸字

，固宜其說之多鑿也」。王國維觀堂集林卷二與友人論詩書中成語：「詩書難解之故有二：語闕一也。（此以尙書爲甚）古語與今語不同，二也。古人頗用成語，其成語之意義，與其中單語分別之意義又不同，三也。唐宋之成語，吾得由漢魏六朝人書解之。漢魏之成語，吾得由周秦人書解之。至於詩書，則書更無古於是者，其成語之數數見者，得比較而求其相沿之意義。否則，不能贊一辭；若但合其中之單語解之，未有不齟齬者」。

成語之外，又須明其詞例，以知各字各語在一章一句中之用法，虛實既定，則文義自無扞格難通之虞矣。此文法之學所以與訓詁有關者也。

王引之經傳釋詞自序：「語詞之釋，肇於爾雅，粵於爲日，茲斯爲此，每有爲難，誰肯爲昔，若斯之類，皆約舉一隅以待三隅之反。古今異語，別國方言，類多助語之文，凡其散見於經傳者，皆可比例而知。觸類長之，斯善式古訓者也。自漢以來，說經者宗尙雅訓。凡實義所在，既明箸之知，而語詞之例，則畧而不究。或卽以實義釋之，遂使其文扞格而意亦不明」。

積字而爲句，積句而成篇章，字不能離章句而獨用；是以辨析章句，尤爲識字讀書者之要務。

胡繩玉古書校讀云：「古人之文，不僅名物訓詁，大異於今時，口舌聲氣，有殊於後代；其字法之增省，句法之變化，章法之顛倒，篇法之疏密，在在悉與今異。故其實說錯綜以成文，或參互以見義，或連類而並稱，或得前而畧後，加以衍文奪字、錯簡誤改之倫，苟不彼此鉤求，以見義類，執今人之文法以讀之，則疑義日滋，僞解日出，新說日張，古籍日晦」。陳鐘凡古書讀校法：「古書雜讀，非僅義訓不同已也。其詞例之差異，學者尤應加之意焉。俞樾嘗謂：執今人尋行數墨之文，以讀周秦兩漢之書，猶執山野之夫，而與言甘泉建章之巨麗也。諒哉斯言！古今語法之差別，未可強同。執今日恆用之詞，以例古人，與執域外以之詞以例中國，杆格之處，勢所難免。則陳古今之詞例，辨異同之所自，又讀古書者之急務矣」。

論者謂高郵王氏父子能有文法觀念。故其解釋古書，怡然渙然，前人所不能通者，而王氏通之；此足徵欲明話訓，不可不識詞例與文法。

楊樹達高郵國文法第一章：「清朝儒者，精研小學訓詁，雖不能創通文法學，然能心知其意者，則高郵王氏念孫引之父子二人是也。惟其如此，故彼校訂古書，能怡然理順，渙然

冰釋，今舉讀書雜誌及經義述聞各數條於下。……觀右諸條，知前人須增字爲釋，或釋而結綯難通者，王氏改釋之，則怡然渙然。此何故？以王氏有文法觀念故也。清以來解釋古書者多矣，而不能盡當人意如王氏者，坐不通文法耳。」

聲訓文法，皆屬於語言文字學之範圍，固與釋明字義，關係至切。至於考證史實，以知其時代之情狀，則爲史學之事；學者常將音讀訓詁與考據事實，區而爲二。

張之洞翰軒語：「漢學所要者二：一曰、音讀訓詁，一曰、考據事實。知音訓明，方知此字爲何語，考據確，方知此物爲何物，此事爲何事，此人爲何人，然後知聖賢此言是何意義。不然，空談肌說，望文生義，即或有理，亦所謂郢書燕說耳。譬如晉人與楚人語，不通其方言，豈能知其意中事？不問其姓氏里居，豈能斷其人之行誼如何耶。」

然欲考析文字，確定義訓，亦須究明史事及制度文物，以知其時代之情狀。然後可因以推其所言之意，則考據之學又與訓詁有關者也。

王國維觀堂集林卷六毛公鼎考釋序：「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今日通行文字，人人能讀之，能解之；詩書彝器亦古之通行文字，今日所以難讀者，由今人之知古代，不如